

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 建制卷

目 录

内 政

武汉军政府

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文	4
鄂都督布告海内人士电	7
鄂都督致满清政府电	8
革命军布告海外同胞文	11
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	16
湖北军政府檄文	20
都督府之组织设施及人选	张难先 22

南京临时政府

武昌起义后告鹤冈永太郎返国行程计划	孙中山 40
孙中山先生自美经欧返国	许师慎 41
孙中山与上海《大陆报》记者的谈话	48
临时政府成立记	平 佚 50
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56
布告海陆军将士文	58
各省代表会致各都督请成立参议院电	60
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进行情形	61

临时副总统之选举	居 正	62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记		63
布告全国同胞书	孙中山	65
祝参议院开院文		68
南京政府成立	张孝若	69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琐记	吴铁城	77
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	任鸿隽	83

南北议和

辛亥南北议和别记	钱基博	92
和议之波折	谭人凤	98
刘承恩致黎元洪书		101
黎元洪致袁世凯书		102
武汉民军与清军停战三日条文		104
和议地点之商榷		105
南北议和会议记录		107
北伐联军总部宣言书		109
伍廷芳报告清军将领冯国璋等主张共和电		112
清帝宣布退位旨		114
让国御前会议日记	溥 伟	119

临时政府北迁

辞职让袁世凯须袁氏承认临时政府		126
袁世凯致各官署布告		127
袁世凯等为改定国体致各督抚等电		128
参议院通告清帝逊位诏下孙大总统辞职定日选举 临时大总统电		131
袁世凯复因北方秩序问题难于南行电		132
孙大总统劝袁世凯南下就职书		134
孙大总统复华侨询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文		135

北京兵变记	136
蔡专使元培告别京津同胞宣布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之经过	138
孙大总统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电	141
参议院对袁世凯在北京受职之决议	142
参议院承认袁大总统受职之电文	143
孙大总统咨参议院开临时议会议决新举袁大总统电派唐绍仪 为国务总理案	144
孙大总统解职通告	145
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令	146
袁世凯公布南京留守条例令	147
孙中山复袁世凯电	148

外 交

武昌起义后通告各国书	151
孙中山与驻沪外国记者的谈话	152
照会各国领事宣布中立及国际情态	李廉方 153
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	160
列强承认与民国前途	162
电请各友邦承认中华共和国	伍廷芳 168
北京外务部致各国公使照会	171
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王光祈译 173
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	远东通讯社丛录 225

法 制

参议院修正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259
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	262
大总统批司法部呈	263
参议院法	264

维持军风纪谕令	274
---------------	-----

政 制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	279
临时政府职官表	281
北京政府成立	尚秉和 282
民国行政机关之改革	伦 父 293
中国内阁更迭史	谢 彬 297

财 经

孙中山与西蒙的谈话	305
实业司建设概略	实业司 309
临时政府借债汇记	高 劳 321

内 政

武汉军政府

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文

满洲以东胡贱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遗孽以为宗主，是亦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我鄂军都督黎元洪，激于公愤，赫然震怒，义帜一张，全军响应。半日之间，三镇耄服。足见人心思汉，天下骄诘卓犖而不甘雌伏于鞑虏之下者，已非一日。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乃伪政府不知天命，反肆行抵抗；调将遣师，水陆并进；甫一交锋，俱遭败北。陆师则退保信阳，水军则几遭沉没，瓦解之势已成，倒戈之期日迫。我义师一方却敌，一方保民，外教外商，尤为周密；故世界愿认为战团，各国皆目为义举。曩者立宪党人，动以革命招瓜分之说，俯张天下，以便其韦脂突梯钻营奔竞之私，屡加辩正，辄肆伪言。今见革命将成，幡然变计，昌言革命，颇不乏人，党人无行，至于斯极，俯仰今昔，能勿愧乎？此真天意厌胡，而汉族复兴之一机会也。然湖北居天下之中，当四战之地，进取则有余，保守则不足。是故一军出河洛以达宛平，而辽东三省可以檄定；一军出宜昌以攻成都，而西藏以可遥制；一军趋衡岳而连百粤；一军下九江，而扬子江下流诸省，悉归掌握。大功之成，易于反掌；但义师崛起，兵力犹孤，进取之军，或不足以供遣派，则恐时机一去，而大局全非；汉族兴亡，间不容发。昔者洪杨之役，湖北旋得旋失，此诚便于进取，不便于保守之故也。现在巴蜀义民，犹知抗敌，武汉上游，或无足虑；然而河北无响应之军，江东无兵马之助，我义师内无接应，外无声援，水陆交攻，腹背受敌；鄂军

纵强，其如寡不敌众何？即幸而不败，亦不能克日荡平，已深足为诸父兄之患。况鄂军一败，则汉族全亡，而中国无复革命之望，时乎时乎，不可失也，愿各省父老昆季一默察焉。河北为燕赵故都，人民率多豪侠，讨贼复仇，此皆诸父兄之所优为，而今日未遑计及者也。夫畿辅之下，压制森严，虐政流传，诸父兄殆受之而不觉。庚子之乱，受创尤深，究其祸源，皆政府失职之咎。昔者父兄先民，多借交报仇，以伸民困，岂有身受切肤之痛，而作壁上之观者乎？窃为诸父兄所不取也。山东文物之邦，夙明大义，孔孟之遗风，朱家之豪侠，史册流传，口碑载道，春秋复九世之仇，当亦父老昆季之所稔知。今者义帜已张，国基已立，稍加协助，便可奏功，尚何惮于一发耶？至于江东子弟，越国君子，皖江志士，向以仗义闻天下。鼎革之初，故老遗民，屡图恢复，天不佑汉，忍辱至今，吴徐之暗杀，熊赵之义师，盖闻风而兴起者也。故革命较各省为先，而受祸亦较各省为烈。扬州、嘉定、江阴之屠，此皆诸父兄先民之所身受而不能一刻忘者。鄂军起义之初，逆臆响应之军，当首推吴越。盖结怨深而思报切，此人情之常，而不料竟失之于诸父兄也。两广为百粤故地，地边胡，数被寇，人民多激刺。抚其邦者，向多酷吏，人民乔诘不堪，屡思起义，天国功败于垂成，广州计疏于仓卒。此皆诸父兄之所深痛，而急思报复者也。云贵地近南徼，瘴雨蛮烟，伪政府早视为化外，故不恤割其土地以饷友邦；片马割让，尤其末事。为今之计，非革命告成，恐终难保其故土。前者曾组织敢死队以抗外邦，而何以竟疏于恕无可恕之鞑虏耶？至于关中健儿，勇于战斗，龙蛇起陆，大动杀机；豪杰建功，固当如是，湘淮旧卒，亦当杀贼致果，以功赎前日惨杀同胞之罪。至若长江之哥老，北地之三合，东三省之马贼，夫汝本良民，因胡性苛刻，致汝于穷，迫于饥寒，流而为盗，虏吏不恤，加以匪名，横加屠戮，实非汝之罪也。故汝党之魁，立气齐，作威福，结死党，劫夺豪民，戕杀污吏，以立强于天下，慨然有古游侠之风，其谊有足多者。今者鄂军起义，汝等当群起相助，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以销宿愤而除公敌，大功告成，当锡汝爵；无功者亦收为良民，而同安畎亩。惟

行军之中，当知纪律；凡杀外人，焚毁教堂、劫夺良民者，杀无赦，望稍为留意焉可也。要之湖北当天下交冲之地，尤汉族兴亡所关，凡我同仇，均当协力。长于权变者，以参军政；富于资财者，以输军饷；勇于敢死者，以从军事；精于战略者，以司军令，结天下之盟，作国民之气，统率义师，宣言北伐，执彼虏魁，投之遐塞。伏望同胞，闻风兴起，石勒倚啸于东门，陈涉辍耕于垆土，草泽匹夫，犹怀大志，神明贵胄，忍作胡奴？此真英雄用武之秋，豪杰建功之会也。特此公布以告天下。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鄂都督布告海内人士电

今日是我汉人脱离地狱更生之秋，满奴恶孽贯盈之日矣。今元洪用十八年之心力，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雪二百六十年之耻。想我同胞忆昔我祖宗被其淫杀，遭其苛虐，盗我财物，啜我心血，种种被害之情形，能勿切齿。想我汉人在汉唐时代，若何荣誉，奈何为奴二百六十年。奇哉！奇哉！岂吾汉人都不复有羞耻之天良耶！虽然，元洪起事之日，观民心之乐从，兵心之附合〔和〕，可见当时之甘心为牛马者，亦出于不得已耳。英雄！英雄！此时不挺身而出，尚待何日？念元洪一片苦心，我汉人四万万之生命，死活在此一举，成则与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再享万万世之福，否则堕于地狱中永无超生之日矣。英雄！英雄！迅速奋兴，万不可失此机会也。虽然，还有吾半反对之当道的英雄，谅为富贵利禄所牵累，有骑虎难下之势。黎元洪画虎不成反类狗耳，此则大谬之见也。盖元洪今日之举，是合十八行省诸英雄倡此义举，与同胞复仇。天下先得我心之同者，非止鄂省一处也。十余年卧薪尝胆，今日始举，岂可等于草莽寇盗辈，徒逞一己之私同日而语哉。呜呼！吾海内诸英雄，其速起哉！何尚恋恋不舍，或且殉满人之节乎？元洪今日所痛告者，念诸英雄皆怀经世之才，此时正可同扶汉族以救同胞，何尚观望如此？若虑元洪之无成，财命之难保，此则非识时务者耳。吾海内诸英雄，其勿以吾言为河汉！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鄂都督致满清政府电

满政府诸执事公鉴：迩来军务倥偬，未遑肃启候祉。临风怀想，惶愧莫名。特诸执事视明听聪，谅必洞悉本都督起义之苦衷，不我峻责也。夫兵凶战危，古训昭昭，本都督才虽不敏，曷尝罔知，然所以如此披甲厉兵，枕戈饮血者，非好为首先发难，徒负光复汉家之虚誉，实以祖仇所在，人心所趋，事势有不得不然耳。夫中原之土地，皆我汉族祖若宗暴霜露斩荆棘以有此神州大陆也；中原之人民，皆我黄帝之苗裔万世一系之血统也；中原之政教礼俗、衣冠文物制度，皆我圣哲贤豪之脑力之心血所组织之而庄严之者也。历代相承，未之或易。虽中间蒙古以夷猾夏，不百年而朱明即起而攘复之。降及末叶，闯贼篡窃，伪朝假应援之美名，标讨贼之大义，破走闯贼，遂据燕都。于是衣冠文物之邦，沦于胡虏，华夏神明之胄，陷于腥膻矣。本都督每读史至此，未尝不掩卷太息椎心泣血也。及观多尔袞与史可法一书，犹云：“我朝抚有燕京，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噫！斯言也，将谁欺？欺天乎！譬之一室之内，有家贼盗窃，主人不能钳制之，同里之人起而援助，未始非为义勇。及入其室，家贼甫除，旋乘其隙而驱逐其主人，盘据其家室，攘夺其财产，其为害也较家贼有十百千万者，而犹曰我得之于盗贼，非取之于汝家，有是说乎？伪朝之盗窃中原，得毋类是也耶？呜呼！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死无二。我汉族痛念祖国沦亡，欲光复旧物。无奈天不祚汉，卒致许多忠臣烈士，流涕顿足，一死以报国。若文天祥、史可法、黄道周辈，不亦大可哀乎。他若顾亭林、

黄梨洲、王夫之三先生，皆以明末大儒，怀复仇之大义，转徙流离，一不得遂，卒窜于穷山荒谷间，著书立说，以终其生，盖亦足悲矣。夫《春秋》一书，内中国而外夷狄，所以严夷夏之防也。伪朝以夷乱华，盗窃神器，纵能一视同仁，勿分畛域，而我炎黄帝胄，尚欲复仇雪耻，殄彼胡虏。况乃假袭其政教，更易其衣冠，变乱其礼俗、文物、制度，各省要隘遍设驻防，文字兴狱，株连无罪。其任官也，内而阁部，满奴十居八九，外而督抚，汉族十仅二三。其收赋也，汉族抽捐纳粮，取尽锱铢，满奴坐食公饷，用如泥沙。其定制也，满汉显分畛域，无通婚之典。其颁律也，满杀汉族，罚金二十四两，汉伤满奴，赔抵殃及妻孥。诸如此类之不平等，屈指而计，不可胜数。此仁人志士所以益愤惋而不平者也。犹幸洪杨起义，志在恢复，东南半壁，无复贼有，汉家山河，将复我旧。詎料曾、左、李、骆诸巨奸，不辨救民爱国之义，误解食毛践土之言，群为伪朝效走狗，竞先驱，出死力以战胜疆场，自残种族，大江南北蹂躏何堪设想，湘楚军弁，死亡不胜枚计。血流漂杵，肝脑涂地，戕同胞以媚异族，久为天下讥讪。此凡有血气之伦，每一念及，莫不发指眦裂，引为深恨者也。厥后胡后垂帘，秽乱宫禁，奕劻专权，鬻卖爵位。英明贤哲之士，党锢海外，卑污恶劣之徒，弹冠朝中。犹复标榜维新，大肆搜刮，敛民膏而侈修宫苑，借外债而抵卖路矿。虐政密如蛛网，生民坠于涂炭，人神同嫉，天地不容。以致水旱迭臻，彗星示警，祸乱无已，盗贼纵横，天人之向背，不待智者而后辨也。是故慷慨激昂之士，仰观天象，俯察人事，咸欲殄灭满族，以雪乃祖乃宗之耻辱，诛戮汉奸，以登亿万生灵于衽席。吴樾、徐锡麟、史坚如、温生才、汪兆铭之暗杀尚已。广州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同志士爰举义旗，轰击奴署，事虽未成，其精忠义气，震烁乎天地，昭耀乎日月。未几川人反对路归国有，乃爱国之愚衷。诸执事茫焉不察，一则曰格杀勿论，再则曰民气嚣张。其尤奇者，昏庸贪狠之瑞澂，竟声言鄂军悉不足恃，勒缴枪弹，转给旗兵，昼夜防禁，如临大敌。本无事也，而彼故为惊张以震慑耳目，人心为之大愤。加以网罗无辜，立予极刑。我同胞素怀光复之志，值此残恶不仁之秋，振臂一

呼，弹如雨注，义旗以立，而满奴以窜，而汉奸渠魁以潜逃，时八月十九日事也。此固我汉族之义勇奋发有以致之，要亦见伪朝命运之已尽也。当此之时，天地为之开颜，山河为之含笑，野叟老妪，庸人孺子，为之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天心与人事相倚伏，人事与天心相感召，天与人归，千载一时，我祖若宗含垢忍辱，屡欲报复之而不遂者，今乃始得见之矣。本都督既承同胞推举，不能不和衷体国，以坚同仇之志，伸讨贼之义，颠覆恶劣政府，建立共和国家。上为祖宗雪耻，下为生民请命。各省檄文未传，而群率响应，列强通告甫至，即默认战团。我军士气愤风云，勇撼山岳，天堑不难飞渡，投鞭足以断流。驱逐小丑，人自为战，逐北军前，所向无敌。现在军气奋勇，竭力备战，迭请北渡黄河，直捣燕京。本都督默念伪朝，亦属人类，岂忍大加诛戮。无奈众军士深恨胡虏，非我族类，势必殄灭无遗；且已窃据中原，几三百年，坐享福祿已十一世，诸执事倘笃念种族，厚爱逆竖，宜劝令削号归藩，称臣纳币。则满洲之老巢犹存，附庸之保护仍旧，诸执事庶可免灭族之惨，本都督亦不居屠杀之名。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栈豆，汽笛一声，大军瞬即云集，天戈所指，丑族必无噍类，胜负之数，无待蓍龟，惟诸执事实利图之。诸执事服政有年，主持至计，必能深维利害，宁忍随俗浮沉，去就从违，应早审定，种族存亡，在此一举。本都督誓师宣志，有进无退，众军士破釜沉舟，前仆后继。愿诸执事急以保种为心，毋贪个人富贵之利，而重种族绝灭之祸，本都督有厚望焉！云天穹阔，延企为劳，书不宣意。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选自《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

革命军布告海外同胞文

中华两广革命军，谨以大义，布告于海外之同胞曰：自今年七月二十六日，革命军起于广东之钦州，以人思反正，士皆用命，遂一鼓而有防城之捷。从逆之官吏，既伏斧钺，憔悴于虐政之人民，亦已安抚。乃率师北上，连克名城。义民群集，虏之将士，亦以大义以律，倒戈来归。今将与吾同胞，矢死靡贰，誓使五岭以南，无复胡马之迹；进而与长江之中军，燕蓟之北军相会，以规复我中夏。迺者义声霆震，虏兵云集，方与将士戮力破敌，同任艰苦，内地豪杰，已闻风而起，惟我同胞之旅于海外者，虑以辽远，未得周知。今以出师之宗旨，前途之艰巨，吾人之责任，为同胞告。

革命军之起，由于愤异族之残虐，疾暴君之专横，故树民族主义，国民主义，以期覆异族专制政府，而建立中华民国。此世界之公理，国民之责任，而革命军所尽心竭力，流血以求之者也。抑使我国民得知此公理，而自觉其责任者，实惟海外同胞之功。盖自交通以来，民权之理，以致一切专门之学，悉由海外同胞之手，以输入于内地，使大义流布，人人兴起。又以海外为虏朝势力所不及，有志之士，得以鼓吹宗旨，联合同道，此皆海外同胞所致力于国民者。由是以有今日之革命军。夫海外同胞所以培植革命军者，既如此其至矣。然则革命军既起之后，我海外同胞，其必扶持匡护，不遗余力，以期克底于成功者，固无待于革命军之请，而自慷慨以引为己责者也。夫以四千余年之中国，而覆于满洲之手，亘二百六十余年而未已；水深火热，日甚一日，此国民之大不幸也。国仇未复，

外患洊至，爱国之士，引为深忧，然对于外不能独立，实由于对内不能平权。以满洲政府之无人道，常抱“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之见；又怀“宁赠朋友，勿还家奴”之想。彼固立心为国民之贼者，故其治术政策，虽诡变百出，要其目的，胥不离此。内地之同胞，受其荼毒者，擢发难数矣；海外之同胞虽侨寄异域，而所受待遇，人所难堪。请为海外同胞切齿而道之：虏朝自以少数民族，制驭大国，常虑汉人，耻为其下，遂谋遏绝汉人之耳目，杜绝汉人之往来。又惧我汉人与外国交接，则有所观感，且资以为援也。故严移民之禁，复百端鼓舞汉人以排外。顺治十一年，严禁沿海省份，不许有片帆入海，违者杀无赦。十七年，迁沿海居民于内地，其子孙世守此策，闭关封港，禁绝交通。戮人民之私奉外教者，人民有转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华人之居南洋者，谓为弃中国，有同化外，籍没其田庐，还者置之于法。尤可恨者，乾隆时荷兰杀我海外同胞三万余人，内自惭惧，上书谢过，而虏廷置之不问，反云此皆奸民，任尔殄灭。自是外国人皆知我同胞之居海外者，实无告之民，为政府所仇视者，遂恣其蹂躏。又如暹罗华民，累数十万，以无政府保护，为人所贱。富豪之家，始得乞保护于外国。美、非、澳诸洲，华人殖民其地者，所在多有，而漂泊无依，备受侮辱，非虏朝弃民不顾，何至罹此痛苦？幸我汉人，富于殖民之能力，所至以其勤俭特质，辟治草莱，耗血汗以营产业，故常能不依赖国力；以其个人，胼手胝足，而开拓殖民地。然其与外国人相遇，则往往失败者，何也？外国人之殖民，有国家之力，为之保护，其有缺乏，则国家扶助之。其有患难，国家救护之。消息则相通也，举动则相关也，故其个人之来，实挟国力以俱来。而我海外同胞，孑身无援，政府与为仇敌。我以个人之力，而人以国家之力，其何能抗？失败宜也！夫外国之政府，视其民如手足，而满洲政府，视其民如仇敌，其故何耶？盖外国之政府，与人民同休戚，共利害者也。彼满洲者，昔在明朝，本中国之敌，后乘明乱，遂夺中国而有之。覆灭我政府，屠戮我人民，满洲人之与中国人，世为仇敌，其所以同居一国者，实由满洲盘踞之后，钐束汉人，使居其下耳。休戚不相共，利害常